

我的香格里拉
自我发现的旅程
A journey of self-discovery

切·格瓦拉 故乡行 ——蓝色阿根廷

Die Gewala Guxiangxing — Lanse Argentina

匡松 / 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切·格瓦拉故乡行

——蓝色阿根廷

Qie GeWaLa GuXiangXing —— LanSe AGenTing

匡 松 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切·格瓦拉故乡行：蓝色阿根廷 / 匡松著.
—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647-4145-7

I. ①切… II. ①匡… III. ①游记—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24023号

切·格瓦拉故乡行——蓝色阿根廷

QIE GEWALA GUXIANGXING——LANSE AGENTING

匡松著

出 版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成都市一环路东一段159号电子信息产业大厦 邮编：610051)
特邀策划	好有文化
责任编辑	杨仪玮
装帧设计	成都华林美术设计有限公司
封面设计	张 勇
主 页	www.uestcp.com.cn
电子邮箱	uestcp@uestcp.com.cn
发 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四川煤田地质制图印刷厂
成品尺寸	226mm × 163mm
印 张	22.5
字 数	339千字
版 次	2017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7-4145-7
定 价	48.00元

■著作权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 ◆本社发行部电话：028-83202463；本社邮购电话：028-83201495。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1	飞越大西洋
4	切·格瓦拉的大学——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
26	庞大的迷宫——布宜诺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
58	罗萨里奥 (Rosario) ——切·格瓦拉的诞生地
77	科尔多瓦 (Cordoba)
82	上格拉西亚 (Alta Gracia)
115	回到科尔多瓦
118	一路向西
129	伊斯奇瓜拉斯托-塔兰帕亚自然公园 (Ischigualasto / Talampaya Natural Parks)
141	奇莱西托 (Chilecito)
157	在瓦尔芬 (Hualfin) 修车
179	萨尔塔 (Salta)
192	从萨尔塔到伊瓜苏
217	卡拉瓜泰 (Caragatay) ——孕育格瓦拉的地方
231	伊瓜苏瀑布 (Iguazu)
250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补办护照
281	直到世界尽头——乌斯怀亚 (Ushuaia)
308	莫雷诺冰川 (Glacier Perito Moreno)
318	巴里洛切 (Bariloche)
332	回 国
345	参考书目

飞越大西洋

7月11日，天气晴朗，我们约定当晚在北京顺义区天竺镇聚集。易老师从乌鲁木齐出发，率先抵达北京。下午4点半，我从成都搭乘的航班在首都机场着陆。一个小时后，我走进了易老师住宿的旅馆。重庆的杜云星稍后到达。当西安的高璐拖着行李箱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已是午夜时分。

全体成员到齐，在相互问候时，易老师恢复成“小易”，杜云星仍叫“星星”。2011年在古巴，大家喊我“老大”。我说，“老大”有黑社会帮派头目的嫌疑，建议换个称呼，但没有得到任何人的理睬。我只好继续当“老大”。我、小易和星星是团队的老成员，第二次结伴踏上追寻之旅。星星和新加盟的高璐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我将长达110页的《切·格瓦拉故乡行——阿根廷之旅》的旅行计划书发给每位成员，并简要地介绍了行程安排。

回到房间休息。熄灯前，我检查了机动车驾驶证公证书等重要证件，再次端详关乎我实现格瓦拉故乡行的阿根廷个人旅游签证。接受签证面试那天的情景浮现眼前。

两个月前，高璐代表团队向阿根廷驻北京大使馆提交了旅游签证申请，很快收到回复。阿根廷大使馆安排我们于5月28日上午9点半到大使馆领事处接受签证面试。

5月27日，我们第一次在北京相聚。第二天近9点，我们走进了位于朝阳区三里屯东五街的塔园外交公寓一楼，迎面的墙壁上挂着“阿根廷共和国大使馆领事处”铜牌，铜牌左边就是领事处的办公室。从门口望

进去，一个妇女在打扫卫生。她说9点半上班，让我们在外面等候。

我们沿着小区内的花园小径走到一座凉亭，坐下休息。花园里，老人在散步，有人在遛狗。一个自动旋转喷水器不停地旋转喷洒草地，绿草茵茵，水珠晶莹。坐在我对面的高璐脸颊微红，有些紧张？其实，我也有些忐忑，一心想着签证能顺利成功。

大约过了20分钟，我们走进领事处办公室，提交材料（包括签证申请表、护照、工作和收入证明原件及公证书、最近6个月的银行对账单、机票及酒店的订单复印件、国际旅游意外保险等）并登记。在等候面试期间，我注视片刻阿根廷国旗以及旗面上两条天蓝色长方形之间的白色长条中间的“五月的太阳”，接着望着张贴在墙壁上的阿根廷地图。我在做行程计划书的过程中，不知看过多少次阿根廷地图，对旅行的路线和将要经过的省份已然熟悉。我的目光从地图上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始移动，先朝着西北方向，接着转向东北部，然后由北向南，直到世界尽头——乌斯怀亚。我有些莫名的激动，强烈期盼一会儿能够顺利地通过签证面试。数分钟后，签证官将决定我们能否如愿地按照计划的路线行进在阿根廷广袤的国土上。

9点半，领事处准时上班。签证官的助手招呼我们进入面试室。房间很小，连排靠椅的四个座位面对一张条桌，桌子后面有把转椅，想必是签证官的宝座。我、星星、高璐和小易并肩而坐。稍许，走进来一位身材高挑的女签证官，高鼻梁，金发，神采奕奕。她在条桌后面坐下，助手坐在条桌一端。签证官目光炯炯地扫视我们一眼，随即询问我们为什么要去阿根廷？开门见山，没有客套话。还未等助手翻译，星星马上用西语回答：“我们计划7月12日赴阿根廷，访问切·格瓦拉曾经就读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接着去往罗萨里奥、科尔多瓦、上格拉西亚以及米西奥内斯省的卡拉瓜泰等地，实现追寻格瓦拉诞生及成长之旅，同时探索阿根廷的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欣赏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

听说我们去阿根廷主要是为了追寻格瓦拉，签证官表情惊讶，目光发亮地说：“我也很佩服格瓦拉……”我趁机起身将《遇见切·格瓦拉——古巴之旅》一书送给她。她接过书，顺手翻开，端详着格瓦拉

的照片。星星指着我说：“他是这本书的作者，书中记录了我们在古巴追寻格瓦拉的旅程。”签证官用赞许的目光看着我，连声地说：“不简单！不简单！”随后，她夸奖星星的西语准确流畅。星星解释说：“我曾经在古巴留学四年学习西语，毕业后去智利工作过半年，现在是重庆一所大学的西语老师。”签证官点点头，接着询问我们计划在阿根廷停留多长时间？星星说45天。签证官满脸微笑地说：“欢迎你们去阿根廷旅行，祝愿你们实现追寻格瓦拉的旅程，我破例给你们90天停留时间，你们可以多次往返阿根廷。”我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欢呼起来，连连表示感谢。仅在几分钟内就顺利地通过了签证面试，超乎我的预料。

挥手感谢签证官，我们走出面试室，到收费台缴纳签证费用。工作人员说，当天下午即可领取签证护照。

下午4点过，我们再次来到领事处，顺利地拿到了签证护照，随后在附近的一个咖啡馆进行了简单的庆祝，共同憧憬阿根廷之旅。

回想起一个多月前的签证面试过程，我依然有些激动。看看时间，凌晨2点。熄灯，睡觉。

翌日清晨，天空如洗。8点20分，旅馆的面包车把我们送到了机场。托运行李和办理登机牌，通过安检，11点登机。半小时后，荷航（荷兰皇家航空公司KLM）称之为“大蓝”的蓝色飞机昂首升空。

经过9个小时的飞行，先后飞越蒙古、俄罗斯、波罗的海、丹麦和德国的上空。荷兰当地时间下午2点40分（北京时间21点40分），飞机在阿姆斯特丹国际机场着陆。走下舷梯，在简洁空旷的候机大厅耐心地等待了7个小时，我们再次登机，依然乘坐荷航航班，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

切·格瓦拉的大学——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

7月13日，荷兰当地时间晚上9点半（比北京时间慢7个小时），我们乘坐的航班从阿姆斯特丹国际机场起飞，相继飞越大西洋、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的上空，然后进入阿根廷领空，全程夜间飞行约14个小时。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地时间7月13日早晨6点（比北京时间慢11个小时），飞机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埃塞萨国际机场（EZE）。

走下飞机，取行李，排队接受入境审查。审查官几乎没提什么问题，就让我们通过了。走到接客出口，星星很快发现了一位男子举着杜云星名字的牌子。星星连忙向男子挥手。男子和我们一一握手，表示欢迎。他名叫亚历杭德罗·马丁·贝尔萨诺，是科尔多瓦（Cordoba）的一家名叫Denca的租车公司的老板。

出国前，高璐和星星在网上联系租车，获得的租车信息令人诧异——埃塞萨机场港内和市区的租车公司主要出租手动挡车型，自动挡汽车很少。星星有一个阿根廷朋友叫胡安，现在科尔多瓦市工作和生活。2013年，受阿根廷一个摩托车贸易公司的外派，胡安担任公司驻重庆的代表，在山城住过一年半，2014年上半年回到了阿根廷。胡安帮忙联系了贝尔萨诺的Denca租车公司，租到了我们需要的汽车。

我们跟着贝尔萨诺走出航站楼。天色昏暗，飘落着小雨，照明灯的光线投射到湿漉漉的地面，泛光惨白阴冷。在露天停车场找到了汽车，贝尔萨诺把我们的行李塞进后备厢中。

上车前，我打量眼前即将载着我们长途跋涉的汽车。这是一辆深灰色雪佛兰SPIN型双排五座汽车，黑底白字牌照，车牌号为MRI142。这款车型介于小型客货车与SUV之间，搭载1.8升直列四缸发动机。车身外

观简朴紧凑，呈现出一定的力量感。车头两侧巨大的前大灯为沉闷的外形设计增添了活力与动感。两个前大灯值得信赖，它们射出的强光将为我照亮前方陌生的道路。

我坐副驾座椅。贝尔萨诺侧着身子，拿出租车合同要我签署。他说，签了合同并支付费用后，就把汽车交给我，让我自己开车去酒店，他马上坐大巴返回科尔多瓦。科尔多瓦距离埃塞萨机场700余公里，为了不耽误我们用车，他连夜开车从科尔多瓦赶来，提前两个小时到达了机场。我暗自佩服他开了长时间的夜车依然如此精神。我让星星转告贝尔萨诺，我初来乍到，眼前一抹黑，还得辛苦他开车带我们去城里，到了酒店再签署合同和支付费用。贝尔萨诺同意了，旋即转动点火钥匙，发动汽车，驶出停车场。

汽车驶入高速公路，天空依旧昏暗，公路两侧景物模糊。超长时间飞行所累积的疲惫压制着我们蠢蠢欲动的兴奋。车内安静。在宽阔的高速路上，前方密集的红色尾灯表明车流量较大，但并不拥堵，行车顺畅。我随时观察贝尔萨诺的驾驶操控习惯，注意了解汽车的性能，不时看看仪表盘的显示以及GPS系统的导航路线。贝尔萨诺以100公里的时速驾车奔向市区。蓝色荧屏显示车外温度为9摄氏度。我拿出手机，朝着前方拍下了踏上阿根廷国土的第一张光线昏暗的照片。

天色变亮，城市建筑袒露出真实面目。汽车穿行市区，行驶在七月九日大道上，风格多样、面貌冷峻的建筑次第进入视线，一座白色方尖碑突兀地耸立在前方的街道中央。大道两旁高大的树木叶子落尽，枯枝萧索，呈现出冬天的景象。

在GPS的引导下，贝尔萨诺从容地驾车穿过几条狭窄的单行街道，将汽车停在了十字街口转角的梅里特圣特尔莫酒店（Mérit San Telmo）的大门外。取了行李，小易和高璐在酒店大厅等候，我和星星跟着贝尔萨诺把汽车开到附近的停车场。我交纳了两天的停车费，共计280比索。

回到酒店，我随即签署租车合同并支付费用，贝尔萨诺开具了收条。租车手续办妥，贝尔萨诺出门，返回科尔多瓦。

从地图上看，梅里特圣特尔莫酒店位于市中心，地理位置优越，

出门步行前往七月九日大道、五月广场、五月大道和佛罗里达大街十分方便。

房间早已预订了。出示护照，登记入住，电梯把我们送上七楼。大家商定，休息两小时，出门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

我走进房间，放下行李，站在窗前望出去。横斜凌乱的电线恣意切割阴沉的天空，乌黑的云团涨满雨意。远近的房屋高低错落，外墙及屋顶的颜色深浅不一。一些屋顶的避雷天线触及低垂的乌云。近处，墙面污迹斑驳，空调室外机星罗棋布。城市面貌灰旧，景象凋敝。我此时看到的只是普通街区的一角，远不能代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全部。我相信这座著名城市迷人的光芒终将照耀我。但是，眼前的这一切，毋庸置疑的真实。

上午11点，出租车把我们送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大楼的正门前面。终于来到了切·格瓦拉在60多年前就读的大学，我驻足仰望，高达17层的大楼巍峨耸立在阴沉的天空下。拾级登上数级台阶，走进大门。大厅宽敞，学生和教师穿梭往来。星星喊住一个迎面走来的女生，向她打听医学院负责人的办公室。女生转身指着走廊那头的几个学生说：“那些是学生会的志愿者，可以找他们提供咨询和帮助。”

我们走向志愿者。一男两女坐在桌子后面的长条椅上。星星上前打招呼，简要地说明来意。我将随身携带的《遇见切·格瓦拉——古巴之旅》一书递给他们。男生接过书，随手翻开，目光落在了格瓦拉的照片上。两个女生也偏着头看。男生抬起头，问我：“这书是你写的？”我点点头。他的脸上闪出微笑。两位女生佩服地看着我。星星说，我们特意来查阅格瓦拉的学籍档案。男生站起来，指着走廊的另一头，让我们去国际交流部。

在国际交流部，一位年轻的女教师说，查阅档案应去二楼资料室。我们爬上二楼，站在资料室门口，星星向一位中年女管理员说明意图。她面无表情地说：“这里没有格瓦拉的学籍档案，他是在罗萨里奥上的大学。”星星半信半疑地看着我。我语气肯定地说，格瓦拉就是从布宜

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学生。

我站在资料室门外迟疑片刻。一位身穿灰色呢子风衣的高个子白发老教师从斜对面的房间里走出来，我立即催促星星上前打听。老教师面带微笑，认真地倾听星星说明我们在这里的目的。他和蔼地点点头，表示听明白了，随即带我们去本层楼的院长秘书办公室。敲门，一位清瘦精干的中年女子和老教师打招呼。老教师指着中年女子对我们说，这位是院长秘书。老教师向女秘书说明情况，请她帮助我们。老教师有事要走，我们挥手和他道别。女秘书请我们等一会儿，她走进里屋和同事商量。稍许，女秘书出来了，吩咐我们到一楼的学生会填写申请表，然后交给她呈报院长批示。我顿时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兴奋地说：“有戏了！”

小跑下楼，再次来到三个志愿者面前。男生听了星星说的一番话，拿出一张申请表递给星星。我口述，星星伏桌书写，很快就写好了。又爬上二楼，星星将申请表交给女秘书，言辞诚恳地说：“我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追寻格瓦拉，请您一定要帮助我们，替我们在院长面前表达最恳切的请求。”女秘书微笑地点点头，让我们在走廊上等候。她推门走进隔壁的屋里。几分钟后，她出来说：“院长在开会，安排下午3点会见你们。”

我情不自禁地向同伴们表达兴奋和喜悦，怀着期待走出医学院大楼。我们在街口的餐馆吃午饭，然后在附近随意溜达。

天空放晴，乌黑云团变成了絮状的白云，在云絮之间露出了浅蓝。医学院大楼正门前有大片草地，几棵大树撑开伞状的树冠。三三两两的学生坐在草地上看书、玩手机或者谈恋爱。一条流浪狗懒洋洋地躺在草地上，偶尔站起来无所事事地闲逛。草地旁边耸立着一座教堂，黑色尖顶上的十字架直指白云变幻的天空。一座半身人物雕像面朝大街，雕像前面有一棵形状奇特的树，接近根部的树干膨大如佛肚，搓桠的枝头残留了几片似心形的干枯叶片。在这棵树四周的空地上，一群鸽子咕咕地叫着，飞扑，觅食，嬉闹，时而斜飞盘旋，又扑扑地落地，排泄在地面的白色粪便散发出刺鼻的气味。又过了一阵，太阳钻出云层。在阳光照

耀下，附近建筑的浅色墙面异常明亮。阳光打在身上暖洋洋的，倒时差导致的生物钟紊乱使我有些犯困。我眯缝着疲倦的眼睛，目光飘忽地眺望着街道对面典雅精致的屋顶，一面阿根廷国旗迎风飘扬。

接近3点，我们走进医学院大楼，提前站在了院长秘书室的门口。女秘书出来和我们打招呼，随即进入院长办公室通报。她出来抱歉地说：“院长临时召集几位教授开会，商量急事，请理解。”我心想，只要能见到院长，准许我查阅格瓦拉的学籍档案，多等一会儿亦无妨。在等待期间，女秘书两次进入院长办公室了解会议进展情况，每次出来都微笑地说：“请再等几分钟。”

等了将近一个小时，从院长办公室先后走出来几位学者风度的中老年教师。我低声地对星星说，会开完了。这时，一位高个子年轻男子出现在门口，他戴副眼镜，秃顶，络腮胡子。女秘书陪着他走向我们。女秘书介绍说：“这位是院长助理。请你们现在就进去见院长。”

跟随着院长助理进门，左拐进入办公室，屋内的陈设和氛围瞬间就令我屏息静气。我完全没有想到，外面的木门十分普通，室内却如此宽大和典雅，墙面和天花板全部用深红色的木板装饰，整个屋子显得暗沉庄重，沉静地散发出高贵内敛的人文气质。

院长助理彬彬有礼地请我们走到宽大的办公桌前。院长拿着手机在接电话，向我们点点头，示意稍等。我迅速打量院长。院长身材魁梧，满头银发，身着深色西装，里面穿件条纹白衬衫，一副眼镜挂在胸前。在他身后插着两面旗子：一面阿根廷国旗，一面校旗。红木板上悬挂着两幅油画：一位斜挎一柄宝剑的贵族骑士，一位头发和络腮胡全白的智慧老者。这两位或许分别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创始人和首任校长？

对于这所著名的大学，我仅有一些最基本的了解。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创建于1821年，是阿根廷最大的综合性大学。学校致力于培养综合素质人才，通过人文、科学、技术及艺术的研究和创造推动文化发展，传播科学理念。学校有5位学生和教授获得了诺贝尔奖。拉丁美洲

的伟大战士切·格瓦拉、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卡洛斯·萨维德拉·拉马斯都是知名校友。

我转身扫视，左侧的窗户墙脚有几盆葱茏的绿色植物，右侧摆放着三件套白色皮沙发，长沙发背靠的墙壁上挂满了人物肖像油画，他们或许是医学院历任院长或者杰出教授？尊重和纪念历史人物，崇尚人文与科学智慧，彰显和铭记学校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这一切令人肃然起敬。

院长接完电话，招呼我们就座。我和院长及助理相互交换名片。院长名叫塞尔吉·普罗文扎诺（Sergio Provenzano）。双方坐定，院长询问我们的来意。星星代表团队感谢院长在百忙中会见我们，并简要地介绍了拜访院长的目的。院长点头表示已了解情况。这时，出门片刻的助理回来了。他直接走到我的面前，将一份档案卷宗递给我。院长微笑示意我翻阅。我双手接过卷宗，立即看到了牛皮纸封面上用黑水笔手书的姓氏“GUEVARA”和名字“ERNESTO”。埃内斯托·格瓦拉——格瓦拉的姓名！一个光辉神圣的时刻突然降临。院长的安排出乎意料，令人感动。我平息了一下激动的心情，小心翼翼地翻开卷宗。我看到了格瓦拉完整的学籍档案，还看到了格瓦拉的学位证书。1953年6月23日，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颁发给格瓦拉的合格医生证书上包括以下信息：

入学日期：1948年5月

毕业日期：1953年4月11日

获学位日期：1953年6月12日

家庭住址：阿拉奥兹大街2180号

我抬头向院长表达感激，同时征求院长的准许，我想拍摄卷宗内容。院长微笑地点头同意，随即对助理吩咐了几句。助理拿着卷宗再次出门。

和小易端着相机拍摄完格瓦拉学籍档案，我将一本《遇见切·格瓦拉——古巴之旅》作为礼物送给院长。星星及时对书中的内容以及我们在

古巴追寻格瓦拉的旅程做了简要介绍。院长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我请求和院长合影，他欣然同意。我拿着书，紧挨着满脸微笑的院长，小易按下快门。合影后，院长在我的阿根廷旅行计划书上亲笔签名并盖上私章。过了一会儿，助理回来了，他复印了两份格瓦拉学籍档案。我欣喜地接过复印件，连连向院长和助理表示感谢。

再次坐下来交谈。我说，1960年11月24日，格瓦拉率领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成都，参观了人民公社和西南财经大学附近的杜甫草堂。格瓦拉曾经离我工作的学校如此之近。我诚挚地邀请院长在适当的时候去成都访问。院长微笑地点点头。

道别的时间到了，院长笑呵呵地招呼大家站成一排，助理按下了相机的快门。星星拉住助理合影，我用手机拍下了二人身高悬殊、气氛美好的画面。助理的眉宇间洋溢着英俊之气。

我握住院长宽厚温暖的手，再次表达感动与敬意。

我们走出院长办公室后并没有立即下楼离开医学院。我还想看看格瓦拉当年上过人体解剖实验的那间解剖室。

站在院长秘书办公室门外一侧，我边平息刚才的激动，边扫视宽敞安静的走廊。1948~1953年间，年轻的大学生格瓦拉曾经多次出现在这个走廊上。在恍惚的光影中，我仿佛看到了格瓦拉步履矫健的身影。

1948年5月，格瓦拉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成了医学院的一名大学生。在解剖学的课堂上，格瓦拉认识了同在医学院攻读医学的女生贝尔塔·希尔达·因方特（Berta Gilda Infante）。二人选修了一些相同的科目。因方特又叫蒂塔·因方特，生于1926年11月14日，是一个瘦弱单薄、温柔聪明、学习勤奋的姑娘，同学们都喜欢喊她蒂塔。

一个星期二的下午，在医学院的阶梯解剖室，格瓦拉、蒂塔和同学们都穿上了白大褂，面对一具用于解剖实验的男性尸体，留下了一张集体合影。这也是格瓦拉和蒂塔的唯一合影。在照片中，最后一排右数第六人是格瓦拉，他不合时宜地朝着摄影镜头咧嘴微笑。前面第一排右数第二个女生是蒂塔。

格瓦拉和蒂塔经常去图书馆、咖啡馆或者河边约会，互换书籍，交流学习，背诵喜欢的诗句，讨论时势，倾谈私人问题。他们建立了超越普通友谊的亲密关系，相互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爱情，但从未向对方表白。格瓦拉和蒂塔终其一生以“您”互相称呼，语气充满敬重，成了心灵相通的挚友和灵魂知己。不同寻常的友谊一直持续到格瓦拉生命的最后时刻。

1949年初夏，一个晴朗的星期天的上午，青年格瓦拉头枕双手，仰面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拉奥兹（Araoz）大街2180号新家的阳台上憧憬和遐想，酝酿长途旅行计划。他向往穿越浩瀚无垠的潘帕斯草原，很想去亲近北部山区重峦叠嶂的山脉和峡谷。

为了实现远大的目标，为未来的跨国游历增长见识、积累经验，格瓦拉决定外出旅行。

7月21日，格瓦拉乘船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沿着巴拉那河逆流而上。傍晚时分，格瓦拉在罗萨里奥上岸，站在度过童年最初时光的恩特雷里奥斯（Entre Rios）大街480号的公寓前凝望，头发在向晚的风中飘扬。他在怀恋童年时光？还是感恩父母尊重他的意愿，让他在此开始生命的旅程？格瓦拉捋捋被晚风吹乱的头发，转身回到船上，继续朝着上游航行。夜深了，格瓦拉伫立船头，两岸的山脉若隐若现，灯火闪烁摇曳，天上繁星密布，夜航的河流如此迷人。

新学期即将开始，格瓦拉结束了首次独自旅行，回到学校。

刚上大学时，格瓦拉并不怎么关心政治，几乎不参与任何政治团体和集会活动。到了大学三年级，他逐渐较多地关注时事，不时和蒂塔讨论人民的生存状况和祖国的命运。林林总总的社会现实问题开始困扰格瓦拉，他总想获得令人信服的答案。许多同学把毕业求职常挂在嘴边，而格瓦拉却一心想着寻找某种使命。

格瓦拉利用周末和假期，到图书馆帮忙，在一艘油轮上当护士，志愿到公共屠宰场打工。通过社会实践，他逐渐明白，若想深入了解社会的真实状况，必须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才能发现问题的实质并获得真相。从那时起，格瓦拉把祖国的概念扩大到整个拉丁美洲，将拉丁美洲

称为“大美洲”。

格瓦拉英俊潇洒，谈吐风生，气质与众不同，遇事敢做敢当，受到了同学们的尊重和信任，身边不乏喜欢和崇拜他的女孩子。

1950年10月，格瓦拉前往科尔多瓦。在亲戚的婚礼上，他与16岁的齐齐娜·费雷拉（Chichina Ferreira）一见钟情。齐齐娜天生丽质，亭亭玉立，出生于科尔多瓦一个十分富有的贵族家庭。格瓦拉喜欢齐齐娜闪烁迷人的蓝眼睛和高贵的气质。齐齐娜仰慕格瓦拉的人格魅力和出众的才华。格瓦拉倔强的外表和不受礼仪束缚的性格使她着迷。二人很快进入热恋。1951年，格瓦拉多次去科尔多瓦看望齐齐娜。然而他们的爱情遭到了齐齐娜家族的强烈反对和阻挠，这给格瓦拉与齐齐娜的恋情笼罩上了沉重的阴影。

1951年9月，格瓦拉再次去科尔瓦多，顺道看望好朋友阿尔维托·格拉纳多（Alberto Granado）。二人在阿尔维托家的葡萄架下喝马黛茶、闲聊。阿尔维托刚辞去工作，不时说些抱怨的话。格瓦拉耐心地聆听朋友的倾诉。阿尔维托起身进屋，推出来一辆1939年生产的诺顿牌500CC型“大力神Ⅱ”摩托车，拿起工具叮叮当当地修理起来。格瓦拉站在旁边，看着阿尔维托忙碌地折腾破旧的摩托车，一个大胆的想法浮现脑海。

“阿尔维托，”格瓦拉说，“既然现在无事可做，我们为何不去智利、秘鲁旅行？”

“到国外？”阿尔维托抬起头，疑惑地看着格瓦拉问道，“怎么去呢？”

“骑着你的‘大力神’去呀！”格瓦拉指着摩托车说。

“好主意！”阿尔维托两眼发光，随即担忧地拍拍摩托车的把手说，“伙计，你行吗？”

“没问题啊！你不是正在修理吗？”格瓦拉满怀信心地说。

一个宏大的旅行设想就这样产生了。当天晚上，格瓦拉和阿尔维托在附近的小酒馆兴奋地商量着，共同策划漫游拉丁美洲的“一段自我发现的旅程”。

1952年1月3日下午，格瓦拉回了一趟学校，向蒂塔告别。蒂塔将一

个绿色外壳的日记本送给格瓦拉。她在日记本的扉页书写了几行聂鲁达的诗句：

请你置身在这道路上，
夜色已为你而降临。
也许当黎明到来的时候，
我们还会再次相见。

1952年1月4日，阳光灿烂。上午9点半，格瓦拉和阿尔维托骑着诺顿牌“大力神Ⅱ”摩托车从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拉奥兹大街的公寓楼前出发，开始了南美摩托车之旅。

在南美之旅的路上，格瓦拉和蒂塔保持着私人联络。通过书信交流，格瓦拉把自己的恐惧、疑虑、挫折和追求告诉蒂塔，蒂塔始终追随着格瓦拉在美洲的脚步。

1952年7月24日，格瓦拉和阿尔维托抵达南美摩托车之旅的终点——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历时7个月，总行程为12425公里。格瓦拉在给蒂塔的信中写道：“8月2日或3日，我将出发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我立刻就想见您。千万别告诉我家里人，我想从天而降，给他们一个惊喜。”

结束南美之旅，回到学校后，格瓦拉于1953年6月12日通过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所有规定课程的考试，被批准成为合格的医生，兑现了曾经向母亲许下的诺言。

1953年7月7日，格瓦拉第二次离开祖国，再次踏上了远行的旅程。1954年12月21日，格瓦拉来到了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一个星期后，他在回复蒂塔的信中写道：“今天，我的物质空间和精神世界都与危地马拉相隔遥远。为了回信，我又重读了一遍您的信，有种异样的感觉涌上心头。在信中，我发现了一份特别的热情……我的抱负一如既往，我的近期目标是欧洲，更长远的目标是亚洲。至于怎么去，就另当别论了。关于墨西哥，除了跟您提过的整体印象外，我尚不能下定论。至于